

中国西部民俗风情三部曲  
ZHONGGUOXIBUMINSUFENGQINGSANBUQU

# 女人们

费宏达 /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632056

# 女人们

费宏达/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**(陕)新登字 012 号**

责任编辑:王 何

封面设计:孔晓军

责任监制:刘青海

**女 人 们**

费宏达/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7226 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20 千字

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5000

ISBN 7-5418-1555-1/I·282

定价·18.00 元

# 第一章

过了正月二十三，傅家崖村的锣鼓声就停了。

去年腊月初五，早上吃罢五豆饭，娃娃们把拿村头关帝庙钥匙的傅兴财跟前跟后，缠着吵着要敲鼓。到了中午太阳出来，傅兴财把庙门打开，锣鼓家伙，逐一清点，交给娃娃头儿来吾子。从此，关帝庙前老围着一堆娃娃，从早上咚咚锵锵敲到晚上。一个冬天死样的沉寂，给打破了。接着，塬上坡下，一村挨一村的响起了锣鼓声，给即将到来的新年佳节制造出欢乐的气氛。

宁要穷一年，不要穷一天，再艰难的日子，总要东凑西借，把年过好，图个送旧迎新，吉祥如意。大人们要刷墙、扫房、粉窑、磨面、买菜、打豆腐、割肉；女人们给丈夫和孩子整置过年的衣服，忙得提起裤子寻不着腰，哪有时间敲鼓打锣，娃娃们借着这个空儿，霸占了鼓乐。有的温习去年学的鼓点，有的才学，把个“鸭子三拌嘴”“八仙上寿”“群猴闹山”“五虎打关”的鼓点，从东头敲到西头，简直要把处在塬畔的傅家崖村给抬起来。闹腾到三十锣鼓淡下来，直淡到大年初五，这期间大人小娃们提花笼，挂盒子，走亲戚，围不到锣鼓跟前，破五一过，大人们消闲了，娃娃们沾不上边，这鼓乐有板有眼，敲到正月十五。傅家崖村，用傅老三的话说：“除过几个杂木楔，都姓傅。”偏偏这敲鼓的行家把式不姓傅，他就是住在村西头坡西边的贾三。贾三是外来户，在三教九流中算下九流，劊猪阉羊、铲

蹄割痰，是他家传的本事。家里只有三亩多坎坎地，搭前撵后，吃穿也过得去。他人聪明，手灵巧，记性好，敲出的鼓点，与众不同。只要他在牛皮大鼓前一站，打锣的，供饒的，都浑身发热，眼里有光，手上添劲。他轻易不上阵。张口粘下巴，出头夹脑瓜。他怕傅姓人。尤其怕傅老三。可过了初五，自己手上发痒痒，村里人怂恿，他就不时露上一手。这时周围村里人都不敲了，操着手，噙着烟锅，爬上坡来听他敲。敲到正月二十三，泾河对岸崇文塔庙会煞了年尾。过年准备的细面，也象蚕吐丝一样一天一天刮干了瓮底。塬上塬下，都是旱地，好年成一亩地三五斗，坏年成连种子也收不回来。纳粮、支差，还有这样那样的地方不敷，以粮顶钱，从手指缝里，不知不觉就流出去了。跟着碌碡过个年的日子，真的来到了。当家的，这时掐着指头算日子，看着麦苗盼收成，估摸这春荒咋过去。这粮呀款呀咋支应。整个泾河渭河，都陷入了同去年腊月一样的沉寂之中。贾三也收拾起自家的钩子、挽子、麻绳、刀子、铲刀、凳子，准备转村走户。老婆子坐在炕边，眼看院子，手捻麻绳，注意着去冬新娶的媳妇，准备调教她成为自己的好帮手。

这媳妇叫喜雪儿。傅家崖村的人不知道她的名姓，年长的叫她金宝家，年小的叫她嫂子，晚辈们叫她婶子。可背后大家都叫“贾三家那小媳妇”。她确实是个娃娃，满打满算才十四岁，虽然过了年说是十五岁。

这小媳妇长得细眉俊眼，一身灵气。月老兴许喝多了喜酒，犯了糊涂，把手中的红线挂乱了，把这么个好姑娘，错挂在贾三家的独生儿子金宝身上。成亲那天是去年腊月二十八，天特别冷，听说新媳妇下了坡，敲锣鼓的娃娃们，把鼓锤往鼓上一摆，饶呀锣呀往鼓跟前靠，连颠带跑着去看。待到看见一个穿枣红袄，水绿裤，白洋布袜袜大红鞋和自己大小差不了多少的女娃从驴背上扶下来，

立即没有兴味，先后讪讪地相跟着走了，仍然去敲他们的鼓，只有年令更小的，打不了鼓也粘不上饶的娃娃们，跟前跟后的起哄。

喜雪儿给冻木了。塬上风头高，她又骑在驴背上，前心冻到后心。下驴时两腿失去知觉，身上簌簌发抖。胡里胡涂被人连拖带拉进了小窑洞里，才渐渐暖和过来。金宝把她的盖头挑走了，她看到一个女人对着她脸蛋笑。她一摸，原来清鼻眼泪，干到脸蛋上。那女人把她引到黑处，唤人端水，让她洗脸，匀面。要不她会让人笑话一辈子。

喜雪儿的爸爸是坐馆教书的穷人，穷人的事都比较简单好办。合了八字，换贴、问名等都简化了。爸说：“前朝人管不了后朝事，爸没本事，给你找个殷实人家，贾家有吃有穿就好。至于将来的发展，那就看你的造化了。”

爸是在病中说的，她不大懂，只知道心里难过，眼里流泪。后来爸不在了，妈要领着两个弟弟，离开家，去省城爸的一个学生那儿。那个学生在一个学校管事，给妈一份差事，经管好两个弟弟。村里人都说这是好事，夸那学生对老师有情意，劝妈去，这样就急急忙忙把她嫁到这傅家崖村里来了。

到傅家崖村近两个月，她没有认识几个人，也没有看清这傅家崖到底有多大。她只觉得每时每刻，都有无数双眼睛，在她背后盯着，盯得她满身不舒服。她知道，自己这一辈子都得待在这儿，这就叫婆家。女孩长大，都得从娘家一步跨到婆家。到这个家，不能随便走动，不能随便说话，不能纵声大笑。在这儿得听声音、看脸色，揣摸说话人的心思。似乎爸爸枕边说过的话，在这儿全能应验。比如那“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动”的礼，就是公公、婆婆和那个叫做金宝的男人的话和他们的脸色。她觉得他们的脸色，似乎看不透，摸不准。那金宝就象个有脸没色的人。每到晚上，这个烟杆似



的男人，扑踏、扑踏走进她的小窑洞，把小瓜皮帽往钉子上一挂，脱鞋、上炕，钻进被子，吹灯，一句话都不说，细长的脸，搭拉着厚厚的眼皮，好似这窑里只有一个他。小窑洞悄无声息，静得能听到老鼠在窑间走动。她还没有把被角拉紧，那男人的酣声就响起来。起初她骇怕，一夜一夜睡不着。后来她习惯了，他打他的酣，她想她的心思，想着想着，也就睡着了。

她觉得自己活得没头没脑，心里也就没有了春夏秋冬，身上也觉得不来燥火风寒。该加衣，她没加衣，该减衣，她没减衣。婆婆不满，骂她木头人。好在她勤快，听话，脚脚腿腿来的欢，任婆婆提调指拨，她都照着做。不管她做得多好，婆婆总能找出碴儿来。婆婆那细长的脸，厚厚的眼皮，极象她的儿子金宝。她咧着嘴，总要噉她几句。有时噉得她没头没脑，只好垂手傻站着。这时婆婆气得脸皮发黄，嘴和眼都变了形，牙缝里蹦吐出：“死人！”

“金宝家，把蒲萝拿来。托住底儿。你娘把你失教咧！”

喜雪儿听到连累上娘，心就发酸，眼睛潮乎乎的。

“你没扫过地！腰挺的吆老鹅去呀！”

“女人家就要象女人，眼珠子咕碌碌转着是赶场哩！”

公公很忙，大早出去，天晚才回来。去冬腊月二十八到正月二十三这些日子，他不出门，老见他噉着嘴唇儿，枣树皮似的手背上，青筋象蚰蜒，拿着根席眉儿，在嘴里剔牙花儿。他似乎是坐罢宴席回来，牙缝里挑不完的肉丝、菜筋。其实就是过年那几天，也没有吃过几顿细粮白面，难得吃上一顿馍馍，还有一半是玉米面的，见风散，要粘牙都难。除过剔牙，公公就端着水烟袋咕噜。成亲第二天，婆婆就捏着水烟袋的鼻衔儿给她交待，这给烟袋换水不算正活儿，夹杂着做，只要不误公公吸。她喜欢这水烟袋，白铜的，一边刻着喜鹊闹梅，一边刻着一行字。弯弯的管子，咬嘴儿有两枚小黄铜环儿，

握在手里，玉润光滑。那水烟袋听说不值几个钱，在喜雪儿眼里，可是个玲珑剔透的好物件儿。换水时有股臭烟屎味儿，憋口气也就过去了。她水灌得合适，擦得干净，公公高兴。

公公，婆婆，还有那个叫金宝的男人，都没有笑模样，喜雪儿能有笑模样？她没有！有也不敢。

到了正月底，天突然暖起来。树梢上朦朦胧胧的染上些绿色。有天，喜雪儿听公公说：去年过事，把粮吃过了头，得赶紧想办法，挑野菜，搭间上吃，不然接不住新麦。她蓦然想起这几天见到村子有姑娘、媳妇挑野菜，薹苜蓿芽，就心里痒痒的。要是在娘家，过了初五，就去地里挖荠荠菜。荠荠菜好吃，有股香味儿，吃法也多，蒸包子，捏饺子，卷菜卷，下到饭里，撒上盐，滴点油，连汤喝起来都挺有味。那天四婶过来，她避过婆婆，给四婶说她想挖菜。四婶说：“呃，苜蓿还有些早，再说就是长出芽芽，咱也不敢挖。还是咱们一块在西沟里挖蔓菁吧。你有时间，给你娘打个招呼来叫我。咱一路去，她放心。”

喜雪儿打置完锅，惴惴地来到婆婆的窑洞。婆婆坐在炕边，翻了她一眼，仍专心捻她手里的麻绳。

“娘。”她低着头，轻轻喊。

“说！”贾三老婆搭拉着眼皮。

“四婶说过，领我去西沟挖蔓菁，我想跟她……”

贾三老婆好似没听见，在喜雪儿说话的当间，她又转了两次拨架，捻进去两缕麻丝。边转边捻边思谋：挖一晌蔓菁，少说也能吃两顿。蔓菁比野菜好吃，它是粮食，结出的菜籽儿能榨油，吃下去耐饥。再拌些玉米面，蒸成疙瘩，调上辣子有股香味儿。切成条儿，撒上盐，在锅里焖熟，而后拌小米饭，或是吃拨鱼儿，润绵适口。天暖了，农活慢慢开了，锄个草，打个胡基，拾拾地里的草根、砖块瓦砾，



也应该让小媳妇磨练磨练，熟识村道地亩。可她不愿轻易放话，那样这小媳妇就会失教不尊。直到呼噜水烟袋的公公咳嗽了两声，婆婆才扬起细长的脸，看着捻动的麻丝，悠悠地说：“去……”

不巧，这天四婶不在，娘家有事，没吃早饭就离家去了。喜雪儿一时没了主意，不知道去西沟好，还是不去的好。

她挎着小担笼，挪动那双穿红鞋的脚，悻悻回到院门口，听到头顶有鸟叫，声音极清脆，极熟悉，她抬起头，在门口椿树枝杈间，有一只红嘴绿翅的鸟儿，活泼泼地跳来跳去，多象娘家院子槐树上那只鸟儿。她看呆了。

院子里，公公咳嗽声惊飞了鸟儿，也惊动了她。她难得出来，不想再回到那空落的小窑洞去，腰一猫，挎着担笼，顺着崖畔，向西沟走去。

巴掌大的蔓菁，她拣小的挑。

懒洋洋的太阳，照得人身上暖烘烘的，舒服极了。她挑一棵，把根上的土剥掉，露出带绒毛儿的白根。叶儿攥在手里，扎扎的，嫩嫩的，透出一点儿凉意。被小铲子挑开的土，黄黄的，有股土腥味儿，冒着热气。没有一丝风，崖畔的酸枣树，仍然枝枝杈杈，苦丧着没有一点绿意。崖根潮潮的，艾蒿的干枝下，发出一点墨绿。不觉得担笼里已装上一多半。她直直腰，想找崖边的阴凉处歇会儿。

她解开领口，手勾着手，头抵着膝盖，迷迷糊糊地享受着春日  
的宁静。

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也许只有一小会儿，她觉得有人站在面前，心里一惊，本能地双手按住胸口，睁开眼。

确实是个人。是个穿军衣的粮子<sup>①</sup>。那年头，粮子都像凶神恶

---

<sup>①</sup> 粮子：老百姓对当兵的称呼。旧时代把当兵叫“吃粮”，老百姓把兵叫粮子。

煞，让人心里骇怕。这个粮子却很和善。圆圆的脸，润乎乎地泛着红光，上唇嫩绒绒的胡髭，被太阳照得根根清楚。高高的鼻梁，眉毛从眉心散开去，从浓到淡。那一双眼珠，乌溜溜的正绕着她转。手里一根柳树棍儿，刚戳进地里，厚墩墩的嘴唇，裂开去，显出笑意。

她心窜到嗓眼给卡住了。想站，站不起来，一手按着胸口，一手支住地，只挪挪屁股。

以后的事，她想不起来，只觉得他的手很有劲，象钳子把她夹住、使她动弹不得。他的手从她解开的领口怎么伸下去，裤带怎么散开，她全然不知道。脑子一片空白，她记得她似乎喊过两声，那声音很微弱，很遥远，而且似乎一出口就被一股风带跑了。

那粮子压在她身上，使她透不过气来。

“小亲亲，小亲亲……”

他在她耳边嘟喃。她觉得那声音遥远而飘缈，像在云里雾里。他的口水合着她的泪水，在腮帮流。

她想哭，痛痛快快哭一场，就是哭不出来，泪水一个劲儿汨汨地流。

“唔唔，嘻嘻嘻，还是个黄花闺女……”

那粮子坐在她身边，看着她。一只手在她胸口揉。

她把他手拨开。

他宽容地笑笑。

“我给你个物件，是好东西。”他有些讨好的样子，掏出两个环儿，一白一红，搓得发响，在她眼前晃。

“玉石鸳鸯环儿，挺值钱。”他翻过她的手，把那对环儿，放在她的手心，按下指头，让她攥住。

“我不要，你赔我……”她把那环儿掷出去，脚下蹬出黄土窝儿。

他笑了，拾过环儿，吹吹土，揭开她掩住的上衣，放在她胸口。

“嘘，咱俩交换，把这玩意儿给我。”那雕着一对狮子滚绣球的银牌儿，是外婆洗头<sup>①</sup>时给她的填箱<sup>②</sup>。虽说只有胡桃大，却活生生的好看。不是金的，却黄澄澄，还有响声，娘把它挂在她脖子上。她说它能避邪，能给她做伴儿。他在拽，她急忙伸手去护，他已夺到手，揪断了绳，在手里玩赏一会儿，装进衣兜里。

“你赔我……”她没力量夺回来，气得只蹬脚。

“我要赔你！”他热辣辣的舌头，在她脸上滑动。她挣扎着，象蛇一样扭动，极力想把他又伸向胸口和肚子的手避开。

这时，远处有人唱小曲，他有些慌乱，提裤儿，扣纽扣儿，转过身，匆匆向沟下边走去。连那带几丝嫩柳叶的柳棍也忘了拿。它像挂着几面小旗的旗杆，被冷落在潮湿的崖脚，与一丛乾枯的黄蒿为伍。

脚步声没有了，小曲也听不见，一阵一阵暖暖的春风抚弄着她的刘海儿。她痴痴的躺着，似乎不知自己的存在。

待她觉得身下沾潮，身上凉簌簌，才记起该收拾一下，总得回到那有三孔窑洞的小院子去。

纂纂有络络罩着，虽说压扁了，粘上土，总没有散，掸掸，按按，也就周正了。刘海儿被他抚弄成鸡造窝，得用笼梳顺顺。她头顶一摸，笼梳不见了。她有些心慌。那是白铜的，上面钮着一溜儿梅花，没有它，这头乱发怎么进村、进院见人哪！她腰一挺，才记起还没紧上裤子。她脸红了，待紧上裤子，才发现笼梳斜插在一棵蔓菁叶上。

这西沟远古可能是条河，要不村里人为啥叫它小洛河。至今沟里还有一股清清的溪水，涓涓的流淌不绝。

① 洗头：姑娘出嫁前一天，在娘家举行的关别仪式。

② 填箱：除娘家陪送的嫁妆外，其他亲友长辈送的礼物

她提起担笼，沿着小径，来到溪边。疏朗的苇尖儿，嫩嫩的挺出水面，水里的绿杆儿，在波光中闪动。她撩起水，凉凉的，洗手，洗脸。没有擦的，那条手帕儿，垫在那地方。她撩起衣襟，擦掉脸上水。这溪水不宽，有两丈，浅浅的，清冽冽的，有几块石头，露出水面，人踩着就可以从这边跨到那边去，那边平坦一些。乾枯的枝叶下，有些绿芽儿。有一只野鸽落下来，向溪边踱步，试探着，向她走来。见她没有害意，咕咕地叫着，又有一只，展着翅膀，落了下来。它们慢慢踱到溪边，喝水，理羽毛。喜雪儿呆呆地看着。那对鸟儿飞了，她照着水里的影儿，梳好头。

她晕晕忽忽，浑身像散了架，急切想展展发酸的腰。

可她不能再耽搁，没精打彩地挎着担笼，沿沟底的小路走。不知谁砍的酸枣刺，扔在道上，挡住去路，前边又是一堆堆干芦苇，横在道上，两棵合抱的大柳树，被芦苇围住，像两个大坟包。苇子倒的卧的从沟这边，连到沟那边，溪水就从那苇子根下，流了过去。她有些骇怕，扭回头从原路退回去，从小径上去，又来到蔓菁地。她躺过的那片地，土被压平了，经风一吹，泛起白色。穿过一堆从峭岩上滑落的土块，找到来路，她才松了口气。

从村子到挖蔓菁的沟坡底，并不太远。她走了好长时间。蔓菁蔫了，叶儿没一丝鲜嫩样，提起又沉又少。她有被侮辱后的憎恨，还有悄悄涌动着的羞涩。酸、辣、苦、甜搅合在一起，涌动，碰撞，虬结，她理不出头绪，只想放开嗓门，大哭一场，才能舒坦。

锅墨刷过的院门，像张着的口，在讪笑。一长一短吊在门两边的对联，悉悉作响。不大的院子，三孔窑洞，恼人的婆婆……她止住了脚。

“看那小媳妇挖菜回来了！”崖畔上有个孩子尖声尖气地喊，把她惊醒。她咬咬牙，挎紧担笼，推开了院门。

## 第二章

婆婆好似早在门后等着，她推门进院，婆婆“哐！”的合上门，那细长的脸上，每块肉都抽紧了，两只眼直勾勾的，像护鸡娃的老母鸡。

“呃……”婆婆从鼻腔里发出吼声。这架势是喜雪儿从来没有遇到过的，她向后退。

婆婆很利索，她扑过来，撕住喜雪儿的肩膀，把她抡倒院当间。担笼从臂弯滑脱，甩到很远的柴草堆上，蔓菁像一群出笼的鸟儿，呼拉一下，落个半院。

“……死到哪儿去了？”

她瘫倒在地，脸色惨白。一只红鞋脱脚飞到“鸟”群里。

“你断气了。”婆婆佝偻着身子，嘴唇挂着白沫，也喘着气儿。

“我，我挖蔓菁去了。”

“谁让你去？”

“我，我给你说……”她委屈地流出泪来。在娘家绝不会有这等事儿。

婆婆没料想到她这么说，稍一迟疑，她呲牙道：“你给我说！我叫你给我说。胆敢犟嘴！”

“我不敢犟嘴！”她低着头，声音小得像蚊子。

“啥，这不叫犟嘴叫啥？这不叫犟嘴叫啥？”她手伸过来，抓喜雪

儿的脸，拧喜雪儿的嘴。

喜雪儿两手撑地，摇头，摆脸，艰难的避开她的瘦手。

婆婆到底拧了她的脸，打了她的嘴。她满意了，气喘的小些，目光里显示出疲惫。

“你挖蔓菁驾个名，出门野去了。”

她不敢回答。

“说。”

“我没野。”她抽噎着。

“还犟嘴！”婆婆又拉出要撕要打的架势。她一手撑地。一手护脸，向后缩，婆婆见威赫有效，又问：“你这么长时间，就挖了这几个羊屎蛋儿？”

她透过泪花，看那群“鸟儿”，在担笼里，它们簇簇拥拥，实在不显少，可一撒在院里确实是少，少得不象话。这全怪那粮子，耽搁了她时间！又让她受这么多的委屈。她的心象被人揪着，酸疼得受不了，“哇”的一声，冲破了院子，飞到了墙外。

“啪！”一个抡圆的耳刮，打得她半脸麻木。

“那么大声是找死呀！”婆婆那神气，似乎要咬死她。

她胸腔起伏，脖颈抽动，使劲把一脸委屈压进肚里。委屈不受压，憋得她脸红，气短。

“还委屈你了！”

婆婆那干硬的手指头，戳在她头皮上，像棍子在墩。

她抽咽着。

婆婆把那只脱脚的红鞋，“簌”地掷进她的怀里。

“把你的鬼模样收拾一下，做饭！你敢给我使筋\*，看我不揭你

---

\* 使筋：耍赖。

的皮。”

喜雪儿强忍住泪，做好饭，服侍婆婆吃，最后在灶房里，扒着破案板，和着泪珠儿吃了半碗饭。

“给你男人把饭热到前锅！”

她照办了。

回到自己的小窑洞内，她没心情做活，倚着两床麻花被儿，想心思。

她迷迷糊糊，懵懵懂懂。心里象鸡抓马踏，一会儿是西沟，一会儿是门前椿树；一忽儿是婆婆的声，一忽儿是粮子的脸。突然脚步声惊了她。

有人在院里低声咕嘟着。唔，是婆婆和谁？和金宝——她那个瘦肌巴巴的男人。

“金宝家，给你男人端洗脸水。”

刚才被婆婆撕打过的脸还在发烧，嘴唇儿有些胀。听到婆婆喊，她心里压抑着委屈和愤恨，溜下炕，到院里摸洗脸盆。她怕婆婆，怕她打，怕她干嗓门向外吼，怕外边人听到。她顾脸面。

那脸盆是生铁的，不重，很光滑，像个盛汤的大盘子。在傅家崖，这脸盆算不错的家什。傅老二家的脸盆是铜的，闪光锃亮。大部分农家，都用瓦盆。她提着脸盆，侧着身，低头向灶窑走。

“你耳朵塞驴毛了，不知道应个声。”

金宝正提起腰带打脚上土，听婆婆的话，停下来。待她把脸盆放在他脚边，转身给他端饭时，他大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那声音空空荡荡，没有一点力量，他自己也许为自己那强装的威势而吃惊。因为喜雪儿站住，盯着蹭上土还未掸掉的鞋，眼稍眺着金宝，金宝反倒没了主意。

“你，你过来！”两人离的并不远，她不知道，还要过到那儿去，



挪挪脚，停下来。

“你男人叫你，你咋不动窝儿？”婆婆盘腿坐在炕边，手里的拨架，在转着圈儿，麻丝在手里扭动。

“你来，摸摸这水。”

水怎么了？喜雪儿刚摸过，不热不凉，刚合适。

喜雪儿低着头，没看到金宝娘儿俩眼神儿你来我往。受婆婆眼神的催促和鼓励，金宝一把抓住喜雪儿的头发，猛地把她压到水盆里，水花四溅。她挣扎，她嚎叫。水盆翻了，她跌坐在水泥里。

她不知道他娘俩为啥变着法儿折弄她，凌辱她。

她因为自己的孤独无告而放声大哭。

“你，你敢哭！哭，我打死你。”金宝的脸变了相，在挽袖子，露出瘦肌巴巴的胳膊。不过，他手在抖，心里骇怕得厉害。

“你嚎？你男人打你，你叫啥势！”婆婆攥住旋转的拨架，噤喝着。金宝收回望婆婆的视线，来了劲儿，双手叉腰，瘦长的脸，也由凄白转为青黄。

她浑身发抖，嚎过了，气也有些平，只留下抽噎。

这时院门推开了，公公提着绳，手里握着一柄笨镰，站在当院。那目光是冷峻的。

小院静下来，只有背向公公的喜雪儿的抽噎声。

金宝拾起脸盆，进了灶窑。他想逃开那双让他怯惧的眼。

“回你窑里去。”

她抽动着肩膀，任泪水尽脸面向下流，带着衫上、裤上、鞋上的泥水，回到自己的小窑洞里，伏在炕边上，哭，哭，哭她的委屈，哭她的软弱，哭她的怨恨。

“东西！长成咧，在家里充狼，出门是一只羊，你也算是贾家的顶门杠子。”公公数落着金宝。

“要会当长辈，要人爱，要人尊，要人怕算那门本事！虫蚁儿都怕人踏死。少翻白眼，她还是个娃娃么，寻缝儿折弄她不嫌作孽？”

“娃娃，娃娃！等娃娃怀里抱上娃娃，就指教不下了。”婆婆提高嗓门。

“你敢犟嘴！”她听到“啪！”的一巴掌，显然打在婆婆的脸上。

“你护她，惯她，把她顶到头上！”婆婆委屈的抽噎着。

院子沉寂下来，公公吸水烟的咕噜声，单调而悠长。

喜雪儿抽泣了一会儿，也就心平气和一些。这时她听到金宝吃吃的笑声。她没有发觉他怎么轻手轻脚进了自己小窑洞。她扭过脸，恶狠狠地盯着他。他突然痴住了。撩起一角的兰印花布门帘儿，斜搭在肩上，倚着门框，露着一嘴黄牙，在嚼馍，一只手摇着一段葱枝，停在空中。

他也许第一次象一个男人一样，在作践比自己弱的人时，得到了一种乐趣。他现在品尝这种乐趣带来的滋味儿。她那眼泪，被眼泪沾住长长的睫毛，丰润俊样的脸上痛苦蹙愁的表情，比平时好看得多。他觉得高兴，馍继续嚼，葱枝又在空中摇，鼻子哼哼发出笑。

那笑，那神情，喜雪儿觉得可憎。

她吐了口唾沫，挂着泪珠儿，蹬脱泥鞋，不顾身上的泥水，摸起一只鞋底儿，胡乱纳起来。

“你，你这脏婆娘。”他看她把泥呀水呀抹在炕席上，惊叫着。

“我比你干净。你是猪、是狗、是……”喜雪儿心里翻腾着最难听的语词儿，来解心里恨。金宝伸出手，做出要打的架式，喜雪儿不骂了，闭着眼，伸过脸，让他打。金宝觉得没趣，咬着馍，嚼着，快快地退出窑去。

她睁开眼，泪水像堵不住的堤，成串儿往下淌，打湿了手，打湿了绳子，打湿了鞋底。发涩的绳子，发涩的鞋底，她没劲儿抽动。鞋